

中国小说排行榜 Chinese Top

中国小说学会
权威评定 Stories

中篇小说

- 《青衣》 毕飞宇
《追上来啦》 熊正良
《拯救父亲》 白连春
《谁家有女初长成》 严歌苓
《不要问我》 东西
《重瞳》 潘军
《生活秀》 池莉
《纪念碑》 薛荣
《太阳为谁升出来》 何玉茹
《库兰》 红柯

短篇小说

- 《上海女人》 杨显惠
《清源寺》 徐小斌
《援军》 赵琪
《河柳图》 迟子建
《一点红》 蒋韵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阿成
《冬天我们跳舞》 唐颖
《准备好了吗》 戴来
《保卫樱桃》 裘山山
《蛐蛐 蛐蛐》 毕飞宇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中国

小说排行榜

(下)

中篇小说卷

中国小说学会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东西

东西，原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于广西，1985年毕业于河池师专中文系，先后干过教师、新闻报道干事、秘书、报纸编辑、记者等工作，中国作协会员，现在广西日报副刊部做编辑。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1996年《小说选刊》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痛苦比赛》；中短篇小说集《抒情时代》、《目光愈拉愈长》、《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二十集电视剧本《永远有多远》等。

不要问我

东 西

—

在十四岁的时候，卫国就开始想女人了。他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跌跌撞撞地到来，空气里都是馒头的味道。河水光滑，天空干净，老师讲课的声音比鸟叫还好听。每当邻居的女孩从他家窗前走过，他的胸口立即就填满炸药，爆炸一触即发。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他把导火线延长了再延长，发誓至少在成为教授以后才谈恋爱。由于这个誓言，他把二十八岁以前的所有精力都献给了力学。

这年夏天，年仅二十八岁的他被破格评为物理系副教授，于是他又闻到了十四年前馒头的味道。这种味道铺天盖地，像一张硕大的嘴把他一口含住。卫国被这张气味的大嘴，咬得遍体鳞伤，细胞们都发出了呻吟。卫国想这不就是爱情的叫声吗？河水光滑，天空干净，我讲课的声音

比老师还动听。当然空气比平时潮湿了几倍，已经潮湿到了可以导电的地步。许多和卫国年龄差不多或稍大一点又没评上副教授的同事，都叫卫国请客。他们碰上一次卫国，就说一次请客，说得嘴角都起了泡沫，以至于这种评上副教授与吃饭的偶然联系，在他们的反复强调中快要变成了一种必然。但是卫国嘴里虽然哼哼地答应，却没有实际行动。他想时间迟早会败坏他们的胃口。

到了周末的中午，李晓东从食堂打了一个盒饭，一边吃一边往卫国的单身宿舍走。他每走一步就往嘴里喂一口饭菜，等他走到卫国的门前，正好把盒里的饭吃完，就像是掐着秒表吃的，就像是拉着皮尺量着距离吃的。他抹了一把嘴巴，用沾满猪油的手拍打卫国的房门。那扇油漆剥落的门板，留下了他的掌印。掌印好像是拍到了主人的脸上，屋内立即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声音，谁呀？一听这声音，李晓东就知道卫国正在睡午觉。李晓东说是我。

房门裂开一条缝，缝里刮起一阵风。李晓东看见卫国穿着一条蓝色的三角裤和一件布满破洞的汗衫站在门缝里，说你有什么事？李晓东说没什么事，就是想找你聊一聊或者是下一盘象棋。卫国合上门，说我要睡午觉。李晓东把门挡住，说今天是周末，干吗要睡？卫国说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李晓东说核能专家卫思齐睡过午觉吗？卫国说他是他，我是我。他留过学，喜欢奶酪和生吃蔬菜，工作和生活习惯全盘西化，我又没留过学。

一提到父亲卫思齐，卫国的睡意就去了一大半。他开

始往身上穿一条松散的短裤。李晓东说如果你实在想睡午觉，我们只下一盘，半盘也行，我的手痒得快要犯错误了，就想摸一摸那些马那些炮。

平时，李晓东不是卫国的对手，卫国三下两下就可以把李晓东的老师吃掉。但是今天的李晓东下得特别慢，他每走一步棋都要思考半天，甚至还频频上厕所。卫国说晓东，你的膀胱破了吗？李晓东像伟人那样用双手撑住下巴，两道眉毛锁在额头上，眼睛仿佛已经洞穿了棋盘落到了地板上，也许连地板也盯烂了。看着李晓东，卫国突然笑了一下，想得眉头都打结了，却一步棋也走不动，难怪评不上副高，脑子肯定是注水了。卫国捡起床头的一张报纸漫不经心地看着，等待李晓东往下走。他把报纸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李晓东还一动不动。卫国想这哪里是下棋，分明是在谋财害命。他用报纸盖住棋盘，说下不了，下不了，还是睡午觉吧。

二

李晓东推开报纸，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一棵由烟雾组成的树立即从他的头上长起来。卫国又把报纸盖到棋盘上，用手指了指墙壁。李晓东顺着卫国的手指看过去，墙壁上写着“不准吸烟”。李晓东说今天可不可以例外？你已经评上副高了，怎么还不吸烟？卫国端起茶杯，举到李晓东叼着的香烟嘴上，香烟嗤的一声灭了。一股风正好

从窗口吹进来，把棋盘上的报纸吹到了一边。李晓东用讨好的口气说让我再看看。他知道这盘棋几乎走到了尽头，最多还有三步可走。但是西出阳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他们不来，我就不能走这三步，不能把棋这么快输掉。卫国打了一声长长的哈欠，把刚才穿上去的短裤脱了下来，重新露出那条蓝色的三角内裤，说你这棋没法走了，还是睡午觉吧。别影响我睡午觉了。

卫国刚想躺到床上，就看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西出阳出现在门口。西出阳说你们还在下？我还以为你们不等我了。卫国说等你干什么？西出阳说今天不是你请客吗？卫国跳下床，说谁说我请客？谁说的？我有什么理由请客？西出阳说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你这里来吃饭。卫国重新躺到床上，说真是抬举我了。这时一阵乱哄哄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吕红一、夏目漱和莫怀意像一群饥饿的难民来到卫国的房间。吕红一说都来了，那么说是真的了？听说卫国要请我吃饭，我还以为是别人造谣。卫国侧脸面对墙壁，装着没有听见。吕红一和夏目漱把他从床上架起来，一直把他架出门口。卫国说你们没长眼睛吗？我还没穿裤子。他们让卫国穿上裤子，然后又架着他往楼下去。卫国说你们还没吃午饭吗？西出阳说没有。卫国说李晓东，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吃过午饭了吗？李晓东看了西出阳一眼，说吃过了再吃，现在就去吃。卫国说我还没有带钱包。莫怀意举起一个皮夹子，说我已经帮你带上了。

卫国被他们挟持到大排档。这是学院附近有名的大排

档，百来张餐桌沿马路一字排开，站在这头望不到那头，到处都是弯腰吃喝的人群。他们的头低下去，膀子高耸起来，嚼食的声音像从扩音器里传出来一样响亮。西出阳之流从中午喝到晚上，喝掉了五瓶二锅头。除了卫国，他们每个人都有些摇晃。夏目漱举起一杯酒递给卫国。卫国说我不喝。夏目漱说无论如何你得把这杯酒喝下去。卫国摇摇头。夏目漱强行把杯子塞进卫国的嘴巴。卫国紧咬牙齿，酒从他的两个嘴角分流而出滴到他的裤子上，裤子上像下了一场雨。夏目漱想用杯子撬开卫国的嘴巴，但是卫国的牙齿比钳子还硬，酒杯被他咬破了。

餐桌上响起一巴掌，那是李晓东宽大的巴掌拍出来的，所有的碗筷和酒杯都颤颤兢兢，嘈杂的声音突然消失，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脸上。李晓东的手在头发上一撩，藏在里面的一条伤疤暴露在灯光下。他说卫国，你看看这是什么？卫国说一条又长又丑的伤疤。李晓东说知道它是怎么留在上面的吗？卫国说不是偷看女生洗澡跌破的，就是小时候要不到零花钱，一头撞到桌子上撞伤的。李晓东抓起一个酒瓶在桌上一敲，酒瓶的底部立即变成了牙齿，它像张开的大鲨鱼的嘴对着卫国的脸。李晓东说这酒我们喝得你为什么喝不得？告诉你，这条伤疤就是劝别人喝酒时留下来的。李晓东的酒瓶又向前递进一步。

卫国突然想离开餐桌，但是被夏目漱一把按住。这时吕红一抓住他的左手，夏目漱抓住他的右手，莫怀意按住他的肩膀，李晓东抓住敲烂的酒瓶，西出阳端起酒杯。卫

国已被重重包围。西出阳把酒杯送到卫国的嘴边，像父亲对儿子那样亲切地说喝吧，何必亏待自己呢。西出阳一连往卫国的嘴里灌了五杯二锅头，大家才把手从卫国的身上拿开。大家把手一拿开，一直站着的手里捏着酒瓶的李晓东，哗啦一声坐到地板上，就像一摊水洒在地板上。他已经醉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

整个餐桌被卫国那张比红墨水还红的脸照亮。他稳住身子，举起酒杯说晓东，你不是说要喝酒吗，来，我和你干一杯。卫国没有看见李晓东已经跌在地板上，他的酒杯在空中晃了一下，自己就喝了起来。

三

西出阳问卫国，喝了几杯之后，你最想干什么？卫国说想操。吕红一说操谁？卫国说冯尘。夏目漱说冯尘是谁？卫国说我的学生。吕红一说那也得等她毕业了。卫国一挥手说，不，现在就去。

卫国走在前面，其余的人都跟着他。李晓东实在醉得不行，就由莫怀意和夏目漱搀扶着。他们走走停停像浆糊一样黏在一起，走的时候三个人一起走，倒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倒。只有西出阳和吕红一还跟得上卫国的步伐。

他们来到女生宿舍门口，想从铁门闯进去。门卫拦住他们。卫国说你把冯尘给我呼呼呼出来。门卫对着话筒喊了几声冯尘。西出阳看见一个穿着花格子裙的女生，从里

面走出来。她的腰部细得一把就可以掐断，臀部却大得像个轮胎，胸前挺着的地方在昏暗的路灯中上下跳跃，像两个正在奔跑的运动员。西出阳关感到一件大事正朝着他们走来。女生前进一步他就后退一步。他后退一步，其他人也跟着他后退一步。他们一直退到阴暗的角落，只留下卫国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铁门前，让门口那只一百瓦的灯泡照耀着他的头顶，同时也照耀在他头顶飞舞着的细小的蚊虫。

女生走出铁门，看见卫国站在离铁门几米远的地方。她走到卫国的面前，还是没有发现别的人，就说是你找我吗？卫老师。卫国的鼻孔里喷出几声粗气，双手往前一合抱住冯尘，说冯尘，我想跟你睡觉。他在说话时，嘴巴狠狠地撞向冯尘的脸。由于撞击的速度过快，产生了加速度，卫国的鼻梁一阵发酸。这一酸，使其他动作没有及时跟上。冯尘趁机扬手扇了他一巴掌。

门卫从铁门里跑出来，路过这里的学生也围了上来。都已经二十二点了，哪来那么多学生？他们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那么迅速那么密集。卫国的眼睛本来就模糊了，现在突然看见那么多学生，眼睛就更加模糊。他被那么多的学生吓怕了，紧紧地抱着冯尘，嘴里不停地他们说怎么样？他们要怎么样？

面对愈来愈多的人群，冯尘又及时地给了卫国一巴掌。这一巴掌把卫国的手打松了。他的身体像一件挂在冯尘身上的衣裳，沿着冯尘的身体往下滑落，而且还在冯尘

的胸口处挂了一下。现在卫国横躺在地上，眼睛慢慢地合拢，像一个临死的人。冯尘这时才想起自己没有哭。我为什么不哭？我现在就放声大哭。冯尘哇的一声哭了。她哭着转身跑进女生宿舍。她的哭声就像一只高音喇叭，盖住了学生们的声音。

四

四名保安把卫国抬到保卫处的办公室。他们把他放到办公桌上，就像放一头刚刚杀死的肥猪。他们向卫国问话，回答他们的是鼾声和酒气。保安摇动他的膀子，摇啊摇，他们没有摇出话来，却从他的嘴里摇出一堆食物。保安乙端起门角的半桶水，对着办公桌上的那堆食物想冲。保安甲推开保安乙的水桶，说慢，也许这些食物对我们破案有用。四名保安立即围住那堆食物，他们的额头亲切地碰了一下，然后各自往后收缩了几厘米。他们看见这堆食物里包括了豆芽、鸡肉、苦马菜、竹笋以及……以及什么呢？他们再也看不清楚里面还包括了些什么。

保安乙把那半桶水提到桌子上，用一只口盅往卫国的嘴里灌水。水刚刚流进卫国的喉咙，只停了两秒钟便从他的嘴里喷出来，一直喷到天花板上，像一个小型的喷泉，水花四射，可惜没有音乐。他们不得不承认卫国是真的醉了，但是审问必须在今夜进行。他们赶走窗外的围观者，拉上窗帘，关上门，每人嘴里叼上一支烟，耐心地等待着

卫国开口。

等地板上铺满烟头的时候，卫国叫了一声水。保安甲扶起卫国，把一口盅凉开水递给他。他揉揉眼睛问保安甲，这是在哪里？保安甲说这是保卫处。卫国的口盅立即落到地板上。那是一只掉了把的搪瓷口盅，它落在地板上时没有发出破碎的响声，只是当啷地当啷地在地板上滚动着，一直滚到门角才停下来。卫国说他们呢？保安甲说哪个他们？卫国说西出阳他们。保安甲说我没有看见他们。卫国跳下桌子朝门口走去。保安乙拦住他。他说别拦我，我要回家。保安乙说你把问题说清楚了才能回去。卫国说什么问题？保安乙说你对女学生耍流氓。卫国说哪个女学生？保安乙说冯尘。卫国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保安乙说怎么不可能，起码有三百多个学生可以作证。卫国睁大眼睛，头上像浇了一盆冷水，他现在惟一的念头，就是尽快从这里逃走。

他挣脱保安乙拉开门想往外冲，保安丙立即用自己肥胖的身体堵住门缝，他的头撞到保安丙的胸口上。保安丙说你竟敢撞我？他本来想向保安丙道歉，但保安丙已经把他推倒在地板上。他从地板上站起来，身体摇摇晃晃，丧失了平衡。他的手在空中挥舞着，想要抓住一件可靠的东西稳住自己。他抓到了办公桌上的水壶。水壶摇晃一下，从桌子上摔下去。保安丁说你竟敢砸保卫处的水壶？卫国听保安丁这么一说，身子竟然不摇晃了。他想才几秒钟时间，我又是撞保安又是砸水壶，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我可

是彻底地完蛋啦。但是我要从这里出去，我只想从这里出去。

卫国抓起一把椅子护住自己的胸膛朝门边走。保安甲说你想打架吗？卫国说不，我要出去。保安甲说把椅子放下。卫国说只要让我走出门口，我就把椅子放下。但是我求你们，求你们不要往我的椅子上撞。保安甲伸手去抓卫国手里的椅子。卫国把椅子高高地举起来，在举的一瞬间椅子腿挂到了保安甲的下巴。保安甲倒下了，下巴冒出一股鲜血。保安乙说你竟敢打保安？放下，你再也不放下，我就把你铐起来。卫国想我又犯下了一条打保安的罪名，这下可真的完蛋啦，完蛋就完蛋吧。他举起椅子，朝玻璃窗砸过去，玻璃稀里哗啦地落下来。他一屁股坐在玻璃上，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哭声，哭声夹杂着说话声。我叫你不要往椅子上撞，你偏要往椅子上撞，这不是逼我吗？我都快三十岁了，还没谈过恋爱，都已经是副教授了，还没吻过女人。你们干吗还要逼我？

五

被卫国拥抱之后，冯尘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这一夜她几乎没有合眼。墙壁是黑的，窗口也是黑的。她看见一只手，正在黑漆漆的窗口上粉刷。那只手一来一往，把白色的油漆均匀地涂到方框里，刷子所到之处，窗口慢慢地变白。几丝黏稠的油漆从刷子上脱离，滴到窗台上，窗台

于是也变白了。只有窗角和刷子还没有完全刷到的地方，还留下一些黑点，于是刷子在上面不厌其烦地刷，刷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把那些黑点全部刷白。天亮了，冯尘从床上坐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去食堂打早餐。但是她想这是不是太正常了？我既不能去打早餐，也不应该去上课。冯尘重新躺到床上，一躺就躺到下午。这一次她是真的睡着了。

冯尘是被楼下的一阵喘声惊醒的，那是哮喘病患者发出来的粗糙而又亲切的喘息声，现在它正沿着楼梯透迤而上，一直透迤到她的床前。听到喘息声隔着蚊帐喷到自己的脸上，冯尘突然想哭。但是她怎么也哭不起来。冯尘打开蚊帐，看见母亲红歌的眼圈让那些差不多要流出来的泪水泡红了。母亲抹了一把眼眶，说你哭过了？冯尘说哭过了。母亲说我想见他。冯尘说我不想见他。母亲说你以为我想见他吗？只是我的手掌想见见他。我的手掌一直都在发痒，现在已经按捺不住了。冯尘说你想对他怎样？母亲说不怎么样，就是想扇他一巴掌。冯尘说我已经扇过他了。母亲说他这么流氓，一巴掌算得了什么？一巴掌算是便宜他了。冯尘说还是算了吧，我还要在学院呆下去。母亲说怎么能算了？我们把你养大容易吗？我跟单位请假容易吗？好不容易进来一趟，怎么能算了？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就一头撞死算了。

冯尘带着母亲来到卫国住宿的单身汉楼前。这时太阳正好偏西，光线照着她们的背部。尽管她们离楼房还有十

几米远，但是她们的影子却先期爬上了楼梯。红歌比冯尘肥胖一倍，所以她的影子也比冯尘的影子肥胖一倍。她走一走骂一句，每一声骂都顶得一颗炮仗。冯尘说妈，你能不能小点声？红歌说我干吗要小点声？又不是我要流氓。冯尘弯下腰，说妈，我的凉鞋坏了，我走不动了。红歌推了冯尘一把，说那就提着凉鞋走，告诉我他住在哪一间？冯尘指着四楼的一个房间，红歌甩下冯尘，朝着四楼飞奔而去。喘息声消失了，母亲身轻如燕，跑得比卡尔·刘易斯还快。

楼上很快就传来了拍门声和母亲的叫骂声：你这个流氓，为什么不开门？你怕了是不是？既然害怕，为什么还抱我的女儿？谁抱我的女儿，谁就不得好死。开门，快开门，让我看看你的脸皮有多厚？让我看看你的脸皮有几斤？让我看看你经不经得起我的一个巴掌？

冯尘冲到四楼，看见母亲还执着地拍打着门板，每一次都把肥大的手掌拍到门板的一个手印上。嘭嘭嘭……门板快要被拍垮了。冯尘的到来，使红歌的胆子更壮。她说你来得正好，现在你跟着我一起骂，我骂一句，你骂一句，一直把这扇门骂开。红歌清清嗓子，骂道：你也有父母，你也有姐妹，如果别人对你的亲人要流氓，你会怎么想？骂呀，冯尘，你怎么不骂？冯尘犹豫了一下，骂道：你也有父母，你也有姐妹，如果别人对你的亲人要流氓，你会怎么想？红歌的手臂在空气中一挥，说你的声音比蚊子的声音还小，连我都听不清楚，他怎么会听见？你要骂

大声一点，还要愤怒，就像我这样。红歌张开大嘴，提高嗓门：你也有父母——来，再来一次。冯尘张了几次嘴巴都没有骂成。她看见七八个老师围了过来。冯尘说妈，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红歌说我丢什么人了？丢人的是他。你到底骂不骂？冯尘说不骂。红歌说你真的不骂？冯尘说不骂。红歌说你跟他是一丘之貉，原来你并不恨他。你不骂我骂。红歌扯着嗓门又骂了起来，冯尘转身跑开了。

六

西出阳跑到保卫处，看见四名保安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保安甲的下巴贴着一块纱布。西出阳说卫国呢？你们把卫国关到哪里去了？四名保安相互看了一眼，没有谁回答西出阳。西出阳说一定是出事了，卫国的房门和窗户紧闭着，冯尘的母亲在他门口骂了大半天都没有把门骂开。保安乙说我们已经把他放了，天差不多亮的时候他才从我们这里出去。西出阳说他会不会自杀？保安乙说不会吧，我们只叫他按了一个手印，他连手都没有洗，就走了。西出阳说，你们还是去看看吧。

保安乙和保安丙跟着西出阳来到卫国的房门前。红歌就像看见了救星，她说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把他叫出来，让我扇他一巴掌，就一巴掌，否则我就站在这里直到把他骂死。保安丙推开红歌，拍了几下卫国的门板，大叫几声

卫国。屋子里没有声音。保安丙解下皮带上的警棍，对着门框上的气窗来了一下，玻璃哗啦哗啦地掉下来。保安乙双脚往上一跳，两手抓住门上方的横条，做了一个引体向上，头部从气窗伸进去。他朝里面看了几眼。他看见里面摆着一张床，床上铺着一张零乱的床单。一个铅桶。一个皮箱。一个衣柜。一个书桌。一把藤椅。一张小圆桌。四张折叠椅。就是没有人。他摇摇头，双手一松从气窗上落下来，说他不在里面，除非他睡到床铺底下。他会睡到床铺下吗？他是什么职称？西出阳说副高。保安乙说那他不可能睡到床铺底下。我们没有逼他，他怎么会不见了呢？也许他出去喝酒去了。

一连两天，西出阳都在注意卫国的宿舍。一切迹象表明，卫国不在宿舍里。到了第三天下午，西出阳发现一股浓烟从保安敲碎的气窗里冒出来。西出阳一口气跑上四楼，双手扒到气窗上。他看见屋子里除了烟雾还是烟雾，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烟雾里烧信件。西出阳说卫国，你千万别想不开。你可别把那些论文烧了，别把宇宙飞船烧了。卫国只管低头烧信，没有抬头看扒在气窗上的西出阳。西出阳扒了一会，手臂一松掉到走廊上。他甩甩手，休息一会，又重新扒上去。如此反复几次，烟雾愈来愈浓，那个模糊的卫国已经被浓烟紧紧地包裹了。西出阳踢了几下门板。门开处，一股呛鼻的东西冲出来，卫国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勉强靠在门框上。西出阳发现卫国的脸瘦了一圈，像蜕了一层壳。西出阳说原来你真的在里面？他